變雅堂遺集

茶村先生四十小照　張風寫

上無青天下無地虛空獨
坐甯無意先生一去五十年
似曾舊識心相憐科頭長
衫秀鬚〻眉眼睨射空生
紫煙團〻紅日圓〻月九原
肝膽明霜雪一劍有餘痕

自期百年莫贖應難說
胸中嘔出百鳳毛世上安知
杜鵑血長江趾蓋尺奚血淺路埋
骨何事不降亡去羄屛蹲龍蟠
應天城西風殘驢鐘山樹
梅翁屋復題

屋詩料頭長行々云々拙所題別是一軸
今不可見矣此軸側署張風寫三
字孫淵如題其上約略數語耳
因錄屋詩鐫之奉陰先生大
節委承後賢標揭鹽梅翁
全貞御聘萬古著述以為先生題
贊庶幾不愧云　殷叜識

變雅堂文集目錄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四

祭周櫟園侍御文

鄧子哀詞

爲亾兒慕義文 此篇彭胡本均無據傳鈔本補

寄茅止生尺牘七則 彭本無胡本有坿編於後

答某公

與范仲闇

復王于一

與蔣前民二則

寄沙定峰

茶村先生文集凡經四刻一爲先生自刻本 有自刻文集敘一

爲黃岡汪彝仲刻本據黃州府志文苑傳一爲咸豐庚申江夏彭海帆廉訪刻於湘中是爲單刻本一爲同治庚午永康胡月樵都轉所編合其詩刻於鄂垣是爲合刻本自刻本及汪刻本均不可見今通行彭胡二本而已彭本編次頗無義法而胡本淆雜更甚黃岡殷君東平陶君月舸與其同里沈君卓如謀重付剞氏屢屬雲稍爲釐正初以兩本互勘其篇幅多寡頗有異同續於東平處假得傳鈔本以校彭胡二本亦多不合然頗有勝二本者或云汪刻本如此而究未之見其是非未能明也既無善本可據因統括三本區別義類釐爲八卷字句異同

則從其義長者原有漏奪無從補正者仍舊亦穀梁子傳信傳疑之義耳續得先生遺文數篇亦類附於後其編次義例多與東平客定而別裁跂舛斠正淆失則月舸之力爲多既寫定目錄并述其例如此光緒甲午秋七月潛江後學甘鵬雲謹識

文目終

鄂省三佛閣
陶子麟局刻

黃岡杜濬

奚蘇嶺詩序

吾邑出郭里許過濂溪書院得異境焉望之蔚然陰森杳藹即之華表屹立有松櫪數百株皆偃蓋合抱中峙大邱左右列翁仲石馬豐碑穹窿高二丈餘深刻諭祭文一道是爲嘉靖中以丁未進士守延平州殉倭難贈光祿卿奚公默齋之藏今吾友蘇嶺則公之曾孫也家旁有草堂三楹蘇嶺自幼時侍其尊大人讀書其中其地又與外王父陳公之廬相接近余與蘇嶺皆陳公外

孫每值歲時節序外王父母及諸舅氏生辰往修拜賀之禮兩人嘗先後至相見握手歡忭燕集既罷必重過蘇嶺書屋酌茗論文徘徊於忠臣之墓下良久而後去方是時先慈暨諸姨母共四人表兄弟不下十許人而余與蘇嶺獨於其中岸然自異厚相期許慷慨相謂吾與若既同所自出又同志同學異時通顯建樹將無所不同乃中更世變余流落金陵蘇嶺修業里社一別不知年及此相見笑啼狎至莫辨爲悲爲喜以俗情論之余兩人於是乎爲不同矣不知必如是而益見其所以同非俗情所知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何嘗曰同

迹哉姑崖略明之夫蘇嶺少而沈敏余少而輕率然而好學同也三十年來蘇嶺以才大不能藏余以器小不能行然而兼善獨善其學各有所本同也今讀蘇嶺之詩多清新跌宕之音余詩多志微噍殺之響然而貴眞不貴贋同也夫詩至於眞難矣然吾里自一二狂士以空疏游戲爲眞而詩道遂亾眞豈如是之謂耶夫眞者必歸於正故曰正風正雅又曰變而不失其正詩至今日不能不變道在不失其正而已蘇嶺獨知之屬余言其端余惟序眞詩不可口作飾語而眞莫眞於疇昔之日外王父家之所講摩及忠臣墓下之所期許蓋未嘗

一日忽諸懷而於是焉發之以爲是眞詩之所由來而且以見蘇嶺與余所以同之故其指深渺矣哉

李君遺詩序

余游東皐李子來訪軒軒非凡品也自是日同黃子冒子陳子許子叩吾寓扉以文酒相排遣致足樂也忽一日李子肅衣冠改容逡巡自東階上趨余涕泣再拜以請曰維小子之從先生游不敢有所求望於先生惟是先子有遺詩一卷小子在患朝夕兢兢以放失泯滅是懼抑就正非其人則雖存猶亾也今幸遘先生倘肯乘閒寓目而錫之一言弁其首卽先子死且不朽余遜謝

不敏至於三四李子不許然後受其稿讀之口窮首尾頓足而歎曰嗟乎嗟乎此文謝之遺聲也何以有此哉向使以彼其才誠能反其道若向歆之異趣用取世資乘堅策肥使子孫溫飽處華屋而求良田豈不稱俊傑識時務哉顧乃爲此不爲彼致貌孤煢煢無所託足是工於爲詩謀而拙於爲身家謀者也李子泫然曰然則先子傳與余曰子不見夫築室者乎今夫築室者茍其就下澤列平壤雖高至數仞猶面牆無所見及其卜層城而基崇岡纔至及肩千里在目矣何則所因之地異也然則子第善藏之而已傳不傳不問可也李子應曰

然

姚仲淑詩序

士有宜亭王侯之奉者而窮居隱約酌水賦詩澹然無怨色則君子賢之矣況士而女者乎士而女者誠能如此則君子倍賢之矣又況其所以能如此者由其審於世變澤於道理薄浮雲爲不義信風雅爲足賴而凛然於薰蕕之界斷斷然不肯以彼易此則其賢智豈不尤百倍乎葢今世有姚夫人仲淑氏者吾友研齋太史之室儼然天人所謂宜亭王侯之奉者也乃研齋以孤臣而處逆旅食貧不減寒素而仲淑甘之惟孜孜以讀書

學詩爲得志今春過毘陵研齋覩余以其詩如山泉鳴
而幽蘭馥令人心曠神怡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而感時
貞遇之意固無往而不見信乎其不可及矣嘗考前代
漢朝貴盛之家積金至四十萬萬唐朝宮中用錦每歲
至七百萬疋舉今人之富侈不過如此度以仲淑覩之
非時之金錦正與襤褸乞匃無異而衣粗食淡吟詠性
情乃其所以爲豪華也昔歐陽子序謝希孟詩至比之
衛莊姜許穆公夫人而惜其不遇仲尼列之國風夫希
孟生宋之盛時歐陽子特以詩論詩猶且重之若是設
以今日論仲淑之詩有不止於詩者其重之又當何如

哉研齋爲余述仲淑語云序吾詩者必君之友杜于皇乃可豈非以于皇亦求窮而得窮者耶余故爲著其詩之所以然用見仲淑之性成得之於刑于之化者十之三研齋之懺悔得之於內助之力者十之七也研齋雖倔強然心是吾言矣

十笏齋詩序

吾楚詩僧五十年前有江夏愚公蘊璞才氣縱橫發爲篇章如關河放溜所著空華飲河諸稿同時閩人如郭美命宗伯湯嘉賓祭酒皆極口稱許於是詩名噪宇內而愚公復以無礙辨才爲東南都講座下常數千人其

門維那書記莫不韡勢翩翩人人有集緊其盛也今岳麓燈公天放則不然其爲僧也以爲寄託乎則梵行清峻無少放逸以爲非寄託乎則於彼法中曰宗曰講概不欲居其名獨性好爲詩若有所不容已者眞江有十笏菴雖在邑之中而草樹蒙密蕭然自遠燈公欣然投止閉戸苦吟與萬竹爲伍往往至之絕粮竝日一食不以絲粒干人所爲詩如古磵伏流嗚聲幽咽又如秋林返照衰蟬抱葉而啼也其人其詩皆別開一境如此有風汪子爲刻其遺詩以示余曰此翁之鄉人也且爲述其生平非無本末者其徒足菴隨詩余一言弁其首余因

而俯仰今昔若愚公之豪燈公之哀何其懸絕與豈非楚詩善變不獨士大夫即方外亦然與而其所以不得不變之故把其詩者其可以不深思與是用慨然爲之序

語山詩序

昔吾先君子落筆妙天下而樂禪喜之游一時高衲之能詩者爭得先君子一言以爲重先君子泚筆揮洒多或數百言少數十言無不雋永遒逸出入於左氏國語臨川世說之閒也以余不肖所聞如昔年若昧法師藴璞和尚恆度石照二開士皆與先君子爲世外莫逆揚

於風雅斯其選矣其流風餘韻施及不肖則亦有以詩名東南如汰如蒼雪兩尊宿每好余之議論而祖心晦山兩大師尤以豪杰命世之才逃於佛而託於詩與余結千載之契余然後知歐陽子謂石曼卿從祕演游欲以陰求天下士者先君子眞其人也語山道人以新安名家子一旦棄舉子業爲浮圖一意爲詩詩日益工嘗投余山中有茅屋五言古五首余驚異至比之大謝白雲幽石之句繼復貽余多篇各體具造奇境余因撫卷謂語山曰惜哉公有詩如此而不遇吾先君子吾先君子於方外之詩不吝品藻而不見公之詩不然豈獨遺

洪覺範也詞未畢語公躍起亟出一卷曰此非某甲所
得於尊先大人之珠玉乎不肖悲喜交集肅然展讀之
沃盥再拜錄其稿而語公方屬余序其詩噫予不肖何
以復加於先君子哉晉郤克謂已於先人無能爲役矧
以余之魯也雖然聊復言吾先君子之未及言者而可
乎㚕語公偕其胞兄石舸同日出家人知其爲彼法中
之無著天親而已而不知其同調作歌則㭊𧿹塤箎
智同力𤢖仇則差肩伍尙伍員也然則語山兄弟豈待
詩而後傳哉而詩又如是此不肖所以終吾先君子之
志也

鼓枻集序

昔之以兄弟二人齊名最著者漢有二丁吳有二陸宋有二程二蘇嘗從而論其優劣二程紹明聖學尙矣子瞻兄弟能文辭有氣節可以次之陸氏爲孫吳鼎族遜抗父子相繼爲吳相而機雲爲抗子席累世之盛可謂極矣一旦吳亾於晉而二子欣然入洛國恩故主之念纖豪不入於胸中雖文采可觀其人不足稱也二丁之在魏曹操恨不以女嫁儀至於怂其眇曹植自謂才不逮廙其文雅可知而二子同心一詞惟勸操立植爲嗣其言切至操幾欲從之而中止者以曹丕納吳質爲之

謀也凡二子之爲此者豈第以與植厚善互相知己之私哉葢曹氏父子兄弟惟植爲有人心觀其別集中有賦一篇悲思漢帝可以知之矣向使操用二子之言植得立爲魏嗣他日必不簒漢二丁佐之以服事漢漢末必卽亾此二丁之深心也當時宏農楊修亦深結於植而與二丁同志原二丁之父丁沖嘗勸操迎漢帝都許而楊修之祖父顯於漢四世四公咸以忠直著葢二丁與修皆忠臣之子而曹植邈種與操女節同量其與二丁楊修必有嘉謨至計而陳壽凡庸私書阿世曾不足以知之也由是言之則二丁之品第又次於子瞻兄弟

耳而以視二陸則蕭之視猶也豈不偉哉近今復有飛
濤昜菴兄弟並以才藻知名當世世亦以二丁稱之徒
稱其才藻而已然余嘗歎見飛濤所製詞章往往託指
於美人香草乃騷之流也今昜菴復以鼓枻名其集葢
以漁父自處而中心之好愛護之至者亦惟屈子□□
人知漁父教屈子以淈泥揚波餔糟歠醨似欲屈子改
易其操而不知其臨去而歌滄浪濯纓濯足又何其分
別淸濁之至也則漁父與屈子同調明矣彼屈子何人
哉太史公所謂推其志與日月爭光者也而飛濤旣爲
其言昜菴復慕其人此其天性忠愛豈後於昔之二丁

哉余故因昜菴屬敘鼓枻集從而力發前人之覆以明期許之厚觸類而談或亦立言之一道也並以賑飛濤謂之然與

蘭陵草序

癸卯之季秋余滯淮陰既五閱月益愈久困愈不能歸訖不見有援者一日逢武陵吳錦雯於倪子之一草亭亟訊余狀百計相扶濟忘己而爲人聞者咸以爲奇卽余亦不知何以驟得此於吳先生也越數日錦雯示余蘭陵草余受讀之然後知錦雯蓋不幸而與余同調此其所以相憐與夫錦雯以名世之才來理茂苑持公守

廉爲不悅己者所中然直道枉人雖暫蹶而行將復振非所云不復然者也乃其集中所爲蘭陵行歲暮行諸篇其形容厄苦描寫世態亦何其可涕可笑一至於是意錦雯固即此遊推而下之因以知杜子必且更有大不堪者而感慨夫今昔之不相接激發於不容已與然余交籍中固亦有嘗經挫抑者一旦得志於時輒求良田美第宅飾歌兒舞女戒門不得通舊遊彼何嘗記憶往事而以己度人一動其心哉及有一人焉豪俠自命則又龍蛇莫辨千金贈俗子而苛士如仇讐則益不可解矣余從而思之彼之所以不能爲錦雯者無論窮達

隱顯會無一言之幾乎道筆墨之緣絕則其介與通無一可者理固然也今錦雯天才贍麗觸境爲詩名章絡繹高者鏘金石幽者泣鬼神而且洞矚古今精辨眞僞是其急余之困固宜爲衆人之所不解而爲余兩人之所獨解也第錦雯之詩雖復言愁與余同調而氣象宏偉波瀾壯闊不若余之抑塞窘蠢則錦雯之道固將日亨而余之窮殆未易瘳也錦雯又將何以策余哉

豫章游草序

葉子桐初有俊才好遠遊賦詩所至詩輒成帙傳誦人口而豫章游草最佳余尤驚服其謁張中丞祠詩在少

陵蜀相文山雙廟之間也其詩諸公既已前序之葉子猶謂不可無余一言夫以余論葉子之詩寔質毋華謬加勉勵乃其宜也如以上數語可謂之質然其予之也亦至矣若夫勉勵之意如何見之盍余嘗謂天下事舉無足措意惟當吾世而有羣書之美斷斷然不可失之耳不失必由於甚好好書非靜莫遂靜在得其時時之善不在於足已無求而在於身無所用吾與葉子既幸而久無所用此千載讀書難得之一時也顧吾已老矣舉數十年難得之時因循過去卒未大肆力於書可恨也夫葉子年方盛壯亟宜乘此難得之時於書無所不

闕而又當知藏名爲善後之策勿爲若輩所知則讀書之蠹益堅而五經掃地之譏無由而至起而爲詩希風江漢常武之作者無難也葉子勉乎哉既題其詩並以爲贈如此時爲己未七月之七日茶村老人杜濬書於移中

楚游草序

楚篳簬藍褸之鄉也然而騷有屈宋詩有杜孟稱古今之冠國朝之詩代興者四而楚居其三其閒何李之先者又長沙也即亦可稱詩國耶故士之曠者至乎其地往往徘徊企想庶幾一遇焉而悲者至於詛楚抑中人

以下之人情宜然也乃至於今日而衰極矣衰生於亂亂深而衰益甚衰與亂相乘至於數千年不解則其鬱積憤盈勢必又生一才焉可與昔之人比而余又未之見也意者不在其主則在其客與然才之生也必由山川而吾楚山川之博大幽深險峻若九疑三湘衡嶽岳陽巴陵以至於德山朗水五陵桃源諸勝俱在湖以南其在湖以北若西塞赤壁之類不能當十一也余去其鄉久矣吳子初明示余以楚游自存詩四十餘篇力能於兵燹瓦礫之餘撫今追古吞吐奇秀考其所歷僅在湖北固已如此矣若使吳子鼓枻而南益造山川奇絕

處則其所得當益卓犖不可及將吾所謂不在其主則
在其客者必在吳子矣

北游詩序

余老不論詩有日矣況北游之彥多所未識北游之詩
多所不解哉顧自往者論吳子初明之詩始自北征截
句因觸余壬午北征截句之感故不能默然宜矣今復
屬題其乙丑北游詩是不可以已乎乃又辭之不堅是
何故與蓋吳子有與衆異者吳子之北游因偕吾友曹
伯子其久滯於淮目擊水患則有仁人之言渡河而北
繫心老親則有明發之思握難弟之手則春草池塘同

其情詠景物之變則風雨雞鳴一其志詩如此止耳而顯者之姓字寥寥通譜之華冑無闕投贈之長篇鼓如媒衒之捷徑未睹也殆舉從前北游之乞態一掃而空之若非按其道里考其時序幾不知其爲北游也而其詩品復潔而不疥適而不迫從容而不懈有召南之遺風焉是其游與詩旣皆不同於衆矣吾獨安得以衆人視之而不爲之一破老不論詩之例哉然則吳子北游之興將不以吾言益勃勃乎夫與人子言依於孝吳子純孝人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知吳子從此將以繞膝爲俊游而不數數然北其轅也則南陔白華

之篇余雖老矣猶能欣然樂弁其首無俟乎破例而後爲之也

喻先生詩序

詩何以不古若哉蓋其患不在眞衰而在假盛眞衰可起而假盛不可爲也何謂眞衰如鄒者壇坫之士以浮聲厲采號召天下一時從風而靡久之而覺其無謂也非不厭棄思去而無所適從使有人焉正告之以和平秀傑深華肆好之音亦自翻然善變而惜乎矯枉者之過其直也然亦可知其易爲力矣假盛則不然夫盛惟其是不惟其衆而流俗昧昧徒見其爲之者衆也遂相

卒以盛目之而不知其非是也夫非是則謂之無一爲詩者可矣何衆之有而況云盛乎雖若輩中亦互相媢嫉然皆居之不疑黠者務新而愿者守陋雖有辯口不能奪也豈不甚難爲功哉蓋眞衰自覺其非故有轉移之機而假盛自以爲是故無掃更之術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當斯時也有豪傑之士出其將冒焉從事惟衆是與乎抑姑舍是而不屑爲其言也吾意必且淵然退然盡其所得於天之分而根蒂於古以盛唐爲門庭以老杜爲壼奧以劉柳爲軒榭自宋以下無譏焉而治之以潔養之以沈出之以宕其唯喻先生乎余與先生未嘗

逾半刺而先生左好之篤與不肖向往之私洵不媿古之所謂神交者茲辱示近詩余特矜慎下點薔閱先生之風不取夫悠悠贊賞故凡余丹鉛之所不及者猶不失爲可傳也若夫先生之識超而骨勁才大而心小不爲假盛所欺而力能自致於後世余不可以不論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豈獨先生爲然哉余雖老矣猶睨節之兢兢也

程孚夏詩序

古今眞詩皆露積於天地之間無有遮蔽不設典守也然惟眼明者能見之手敏者能舉之則其詩成而天姿

弗飾雖飾無所復加以至於錘鍊安貼隻字莫易無美不臻而絕非人力所設施詩至此至矣乃昧者不知雖軼世奇作露積盈前而一無所見於是好新好異漁獵僞書飣餖難字而且鑿空弔詭詰曲其詞用以欺世而盜名名未嘗不可盜而詩於何有此所謂寶山空返自爲兒童之戲者也既一誤矣乃又有人焉聞露積之論而是之欣然從事卒易鄙俚粗惡浮誕譬如露積金玉而獨拾瓦礫焉即又何以愈於向之昧昧者乎乃今得程子子夏之詩而喜吾說之有徵也程子性命於詩然後知無往非詩但貴不滑其天不戕以人學力居先而

不臨時炫博故其詩韻味獨優葢所謂露積於天地之間者程子將與達人共之從此入無窮之門得非常之寶殆於浮屠家所云人若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豈非深知露積之繁富而又揮瓦礫而不顧者哉吾故於其屬弁首簡不敢泛泛例視而直深究其所以然因舉臆見以相證非偶然也噫是道也少陵全知之諸唐人知其半宋人知其一二而反以爲累以下無譏焉今獨私以告程子必又有見之不懌者也

徐藎臣詩序

學者之患莫甚於挾虛憍之氣實則未至而比儗不倫

究竟與草木同腐甚無謂也治古文者源流未辨也而動欲人以馬韓譽已降而歐曾弗樂也攻詩律者體裁未講也而動欲人以李杜譽已降而王孟弗樂也此有何益哉故有志之士務在審已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儗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譽也金陵之詩素推顧與治與治服膺葛震父邢孟貞謬及余然四子各自爲詩不貴苟同而與治以雅潔爲宗既自成一家有名於時矣亦未嘗沾沾然問於古人誰比也余初未之奇迨與治下世後起爲詩者紛然四出卒未見有勝之者然後歎與治爲不易得

而頗惜繼之者無其人葢久之得徐子藎臣爲詩亦尙雅潔而年力甚富不以老舍我而欲爲一言余謂徐子之詩將不難繼與治者誠道其實之所必至而贊不爲阿余之知徐子其言如此若夫挾虛憍之氣比儗不倫而歸於一無所底吾知徐子之不然也

楚游詩序

士誠負才而遭世之變因人遠游觸目生感固已有不能喻諸懷者矣況其所游之地乃屈原杜甫之鄉彼其厄窮無憀悲歌痛哭必自以爲所遭不容以復加矣而不知千百禩後又有歆羨而不可得者然則士之過乎

其間其安能無言耶顧欲言又豈易耶余垂老不歸故
鄉之事日新月異然無由得知其得之傳聞者挂漏不
足據往往自傷又時用自幸無屈杜二子之才而百倍
其窮藉使得歸而不能爲其騷與詩何如不歸藏拙之
爲愈也乃今歲之夏澄江沙子過訪旅舍以余楚人示
余以其楚游詩三十首其才氣奔放學識宏遠不必言
而重觸余悲讀之涕泗橫流不能自止甚矣沙子之詩
之能感人也自是誦沙子之詩不絕口適有獻疑者曰
子之稱沙子詩當矣然竊有間焉往聞之子楚中多梅
今沙子之詩乃云楚無梅是其得爲詩史乎余曰此其

所以近於史也葢自天下用兵而楚爲尤酷將三十年矣夫人而知之也其嘉卉名材一斬刈於獻賊再剿絕於左兵自是以來斤斧之所芟夷戎馬之所蹂躪葢豈特無梅而已向令沙子按圖而求若屈子所稱澧之蘭湘之芷寧復有后皇之橘秋鞠之英寧復有九畹百晦寧復有椒若桂寧復有木蘭杜蘅寧復有以至於女蘿薜荔寧復有意芃芃王長者其惟莱葹與蕭艾乎而何冀幸於梅哉葢余言多梅自昔日之楚沙子言無梅自今日之楚今日之楚不得言有梅猶昔日之楚不得言無梅彼此一時各據其實而言也不然則他不具稽卽

如子美詩云雪岸叢梅發非陪裴使君登岳陽樓詩乎
江縣紅梅已放春非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乎沙子宦
有不知而漫然爲是言哉蓋即一草木之有無足以徵
古今陵谷之變作者書之俾後之君子參考焉可以論
其世固在於是此乃所謂詩不妄作而深有契於詩史
之指也烏得輕議哉以此推之三十首又可知矣遂書
以爲之序

汪巽三詩序

余嘗點簡平生文字各體中惟序獨多序之中若贈問
若序古人譔述又不及序今人詩文之多序今人文又

不及序詩之多意甚恨之將欲痛戒此體不復作故每
接見當世士惟恐其談及詩尤恐其因詩及序未嘗不
以目昏病廢先自爲求免之地也顧亦偶有晰余以詩
把讀怂勸意欲余序卽欣然願爲之不待其詞之畢者
則其人其詩可知矣其惟汪子巽三乎或問余與巽三
新交耳何以遂知之深余謂古人奇士相知皆一見得
之不再也矧余與汪子旣一見得之矣而猶必準之以
余論人論詩之法然後益信其不謬則余不如古人遠
矣蓋余之論人也論其趣向其趣向是也則其人雖不
文君子也而況其文乎其趣向非也則其人雖甚文小

人也而況其鄙乎若異三之趣向是矣可謂君子而文者也余之論詩也論其原本其原本古也則雖拙雅也而況其工乎其原本今也則雖工俗也而況其拙乎若異三原本古矣是工而雅者也或又問余何以驗之余曰始異三訪余於虎邱余視其人光明俊偉與之言稜稜見骨不爲婾阿吾以知其趣向也投余一詩不道唐以下而深怪今之稱詩者其居心用意曾塗乞之不若吾以知其原本也故余評異三之爲人高之可倣漆園之傲吏次亦不失爲慢世之長卿非時人也異三之爲詩甲者可擬精微之右丞乙亦不失爲秀潤之隨州非

時人之詩也吾不可以不序

程子穆倩放歌序

國固不可以無史史之弊或臧否不公或傳聞不實或識見不精則其史不信於是學者必旁搜當日之幽人懿士局外靜觀所得於國家興衰治亂之故人材消長邪正之幾發而爲詩歌古文詞者以考證其書然後執筆之家不敢用偏頗影響之說以淆亂千古之是非非漫作也故世稱子美爲詩史非謂其詩之可口爲史而謂其詩可以正史之譌也蓋其關繫如此吾友黃海程子穆倩與余交四十年爲人落落穆穆不甚論天下事

而好與賢豪長者游自昔居金陵每偕余詣吳橋范文貞漳海黃宗伯清江楊編修諸先生所於時在座之士多當世聞人往往議論蜂起指摘時事而穆倩獨默然余固已心踶之何則夫惟其默然不立意見無所偏倚而後其所見至眞所言至確也蓋閱世滋久遺忘是懼而穆倩果有七言放歌一百五十韻之作其言尤在閹黨復肆之時余固痛定思痛者一日持以示余余喟然而歎君之此作可謂創見古未有是也夫以樊宗師劉復愚之奇筆追寫陳陶斜白馬驛之孤憤使異日雖有穢史不得亂眞此其用心伊可傳矣而輓末鯫生曹不

聞前事猶第以詩求之何其謬也李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崖間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蘇子瞻譏之以爲李白自供不識字不知上古之字自有上古之人識之今穆倩此篇不以示他人而獨以示余且屬題其首簡者豈非以疇昔游好惟穆倩與余兩老翁在上古之字惟余爲能識若以示他人乃讀之了不閑耳嗚呼獨此詩也哉

黄岡殷雯校

黃岡杜濬

休園雜言序

六經四子敎人爲善至矣二氏之言因果罪福之說雖近於詭放齊持要不外於勸人爲善卽其流旣下靡曼卑俚莫如元人以來之傳奇詞曲然其於忠臣孝子誼友節婦雖遭逢不偶而死有餘榮而其於寡廉鮮恥趨利附勢忘恩背義之徒雖富貴薰天必湼其頰以示無面目蓋勸善懲惡之志無往而不存如此然而世之爲善者常少爲不善者常多何也風氣爲之也風氣之所

爲能使人生而數歲卽知愛金錢習欺詐十齡以上卽知好權勢走要津二十以往無所不至方是時吾意雖有吾夫子懼而操觚日作一春秋猶將不勝也而况其他乎雖然物不可以終窮而變通出焉有人於此違俗獨立身修矩矱之行口道仁義之言用以羽翼經傳陳述先正豈不求旦夕之效哉夫當其未變未通也善言脫口則羣然竊笑其迂腐及其變通於一旦則舉向之竊笑者亦翻然勃然頓覺其言之有味而梯航以求諸聖人之經蓋爲風氣者天而留茲碩果以扶微陽修身立言之責在人亦未可少也此吾友鄭士介先生之志

也求之古人若徐幹王通其庶幾乎

學統序

學之所以爲天下裂也愚齋先生獨知之於是潛心二十年輯學統一書若干卷自夫子正統而降凡敘五統臚列差次有述有斷粲然明備無以復加矣錄成以示余余卒讀而歎曰卓哉此書之作自兩宋先儒以來絕而僅續也雖然求其成效必在十年之後乎何則風俗不古足以閡學也學之徒落落可數而風俗徧天下彼使其所習熟而視正學若弁髦吾其能家至而戶說哉茲姑舉其概古者人各祀其先而今也斲木摶土其神

滿家致享致虔反蹤其上古者非祭祀不齋非大故不絕葷而今也齋名百出自公卿以至村嫗持行如一古者士明一經敏者兼五經而今也經教龐雜問其所誦或非吾孔氏或出於重譯或造於巫師愈俚則愈盛古者士大夫惟拜君親師以及嚴事之友而今也三拜九拜未易致詰古者慎終追遠自有經禮而今也親雖聖善至舉喪葬祭典必延愚劣之僧道謂之懺罪資福古者淵懿之士常妙思經書期有心得而今之儒者豔慕參宗鵙臭當風過者掩鼻也古者建學廟祀先聖先師而學舍即築於其旁俾學者肄業其中所以使之親近

模範不見異物思遷故記曰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而今之衿士非趨蹌學使者暨守令有司之檄常終歲不一近宮牆惟禪觀道院則欣然負笈焉風俗如此蓋習與性成殆堅强牢固而不可破於斯時也與之陳說學統道金聲玉振之孔子析格致誠正之精義何異以水投石耶然則將聽之乎未可也不則以武斷取勝乎尤未可也夫風俗之訛必有權宜之學術以召之意數百年以前之聖人必有以神道設教者其流弊至此耳誠欲易其轍是在有世道之責者黜權以崇經經正庶民興然後簡魁壘傑出之士與之講求學

統猶治統統然有紀綱法度焉有是非邪正焉有褒貶賞罰焉如是者五年衆既通曉矣方將悔習染之非悟異教之謬薰蒸漸被什伯相勸以至于千萬無算如是者又五年則風俗一變而正統之學四達而不悖可拭目而觀也葢用禮教以變風俗而風俗既古則正學益明其先後節次鑿鑿然矣顧此豈可望之中立之愿儒兩可之膚說哉夫砭頑俗者利用剛葢必如愚齋之作人正容以悟物愚齋之立言方嚴以勵世然後可許十年而收曠代之功也其學里弟黃岡杜濬撰

封氏家譜序

儒者好學稽古不第於歷代之人主詳其世系明其統緒而已也卽降而於其名公卿賢士大夫以至閭閻之孝弟貞烈苟有聞於當世亦必欲悉其爵里門地生歿久近瞭然如指諸掌而後已設有未知則引以爲恥學者當如是也而顧於已之古先本始以暨支分派別或有未及周知問其紀載闕如也而反不以爲恥其可乎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爰著大宗小宗焉至親切也有杕之杜曰雖有他人不如我同父雖有他人不如我同姓夫自同父以推至於同姓則九族備是矣故國不可以無史而家不可

以無乘齊治之道存焉耳自風俗日衰先王家自爲教之法不行於天下忠孝之率弗先宗子之規弗謹於是其形見於譜牒者有二失焉或輕之而輕譜牒廢墜也或重之而輕譜牒夸濫也惟封邱封氏所輯譜吾有取焉夫封之受姓在軒轅以前帝師之後世有名德顧自汴徙吳中更世變而其所爲譜竟如綱之在綱敘致有體而垂訓有法豈非其家尙經術用能敦崇先王之典禮而根極於水源木本之眞性不右逼顯而左儒素之效與蓋世固有甚不足取者不知自何時始四海九州之人元無瓜葛苟以其姓之相若卽幸而得志則引爲

一家行輩昭穆略以名位爲序其不得通譜者獨若陳
與程張與章之類匪是雖單寒崛起之士皆得攀援依
附自詡華胄識者目笑之弗貴也今封之姓蓋少其或
居吾楚及他處往往而有者實無二封而是編猶謹嚴
不肯輕入其介如此可謂不辱其先矣矧余之心儀封
子豈第如此而已昔歐陽子嘗考帝王世次如太史公
所載堯舜禹湯文武六君子推而計之殊舛謬不合蓋
世久變多子孫圖籍或徙或亾未有不貿亂者也彼帝
王大聖且如此況下焉者乎故譜牒宜修而遭世之丕
變尤不可不一加釐正封子知時哉因竊自念如綫之

宗周秦以上不論自西漢杜陵杜衍京兆樊川而晉之當陽唐之襄陽鞏縣宋之山陰由山陰而鳳陽旣而以武功官黃州衛遂徙而家焉者距今又三百年譜以徙亾先君子嘗以搜討修明之役命濬忽怠而至今未及以爲也巽曰勉爲之必當以封氏之譜爲法夫爲人子孫者當如是乃庶無罪悔又豈第云免學者之恥而已哉是用慨然諾爲之序

潘氏族譜序

風俗之弊也士大夫交游滿天下而或不識其族人文章滿天下而或不及其高曾可怪也又甚者吾宗莫宗

而顧慇懃通譜牒敘伯叔昆弟於非其宗者惟其勢利
之所在何其無人道之極也今年余客泰興私竊喜其
風俗之猶近乎古頗與他處異葢不以詩文來而以族
譜來謁余序者有二人焉一封子云亭一潘子國勷也
封氏之譜余旣已前序之篇中爲言譜之不可不立與
立譜之不可不嚴而云亭與受之商訂詳審爲合於經
未復自傷飄零放失先世自周漢以來屢遷次第未及
修明之罪言之可謂盡矣余嘗論族譜之興其原葢出
於太史公年表作者得其意則古雅可訓宋歐氏蘇氏
實本之玆潘氏之譜斟酌歐蘇二家之譜法以至於盡

善復何議哉乃竊有慼於其閒者吾觀族譜所載有宋名臣錢公若水暨韓公維序文有呂惠卿序亦存而不廢者以示信也非過也葢茲譜之從來舊矣前此姑無論自其斷自五代以來亂而復治治而復亂者凡幾矣其閒兵燹頻仍以致故家巨室子孫散失圖書磨滅者何可勝數即始終五代保持富貴之臣莫如馮道今其家世亦安在而潘氏自其遷泰興以來之始祖至數十世其譜牒獨完世次雁行魚貫一一有條九族無敓後裔皆彬彬用儒術興起向時若金源蒙古用兵至於江上其禍一不之及其故何與以余按其先世自樓船將

軍以來皆不仕直至盛宋慶歷元豐之間始兄弟連翩登制科列朝著意其爲人皆明於去就祿仕不苟出處有道以是得悠長與抑宋初賢將潘美用兵不殺戮合族當食報今潘氏實其一本而南北支分遂不入譜與蓋當潘氏兄弟顯於元豐時東坡先生謫吾郡黃州邑中有詩人潘邠老與東坡倡和往來相厚善而邠老子孫至今亦稱畢公之後與泰興之系蓋合則其初爲一姓而特以地之相隔因愼重不以入譜卽潘公美視此矣抑其別有隱德而不甯惟是也今國勳旣文行兼茂有成均之舉而其令子宏雯年方舞象復英分過人好

學能文章此其光大前人而追慶歷元豐之盛以炤耀家乘將可以必其然故樂爲之序

朱阜公詩序

詩道之蕪也繇於古學不講今人師今人相習者今人之詩相爭者今人之名又有一二黠者翹翹然雄長於其閒操號召之柄一旦之貉耳猶桓司馬之石槨不如其速朽也何足論哉朱子阜公余素知其能詩然頗疑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雖欲不爲今人之詩而不可得乃一日朱子惠而好我出一卷詩屬爲點定然後知朱子不爲今人之詩而超然學古者也夫學古爲詩本非

奇特然在今日滔滔汨汨千篇一律之時人懷壟斷之心以摩風騷之壘吾見其相背之戾也而朱子獨於是時閉戶觀書非古不道發而爲詩深婉秀潤時露胸臆見忠孝之情焉豈非豪杰之士哉其爲難得而可喜何如哉吾故亟稱之而惟恐其入世浸深折而入於時也故爲昌言夫古學時趨大是與大謬之分以堅其信道之篤而朱子猶疑吾言有所未盡吾謂學古爲大是子既擇而處之矣大者得而小有疵焉可不言以須其後而必欲遂言之大率承學之士落筆自矜往往有一層古人之影伏於楮墨之內而不自覺是影也衆皆悅之

而具眼者弗謂善也凡吾於子諸篇中有橅古最肖者反下點簝寥其以此平尙務去之以至於盡則瑩徹而光茁眞古在是焉夫余非知詩者而强之使言未必有當也獨嘗側聞之過庭詩之極地與春秋相表裏余雖老矣尙能偕朱子深究之噫彼滔滔汩汩者何以詩哉

柏園詩序

嘗慨孟子嚴幾希之辨以爲人之所以爲人者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以天下之大凡愚之衆則自古在昔去之者亦多矣然其情狀伴於物類蓋可以默識不忍形諸言也若夫的然可見動心駭目足以指示告誡學者

至於若是之著則前此豈嘗有哉蓋舉所謂幾希之異相率而盡去之而且目笑存之之君子有幾希之大患而不圖所以亟去代爲之寒心而斯人也乃益固結不可解則見其終身焉困窮老死於幾希之閒而已蓋橫流之極以去之爲得計其識趣至於如此是可悲也矣雖然所謂存之者將必離人絕物疾世憤俗盡如申徒狄之行則其說實難從乃存之爲言猶云在也云爾張儀曰舌在陶潛曰心在是矣古今治亂多端君子遭時不一其於天下之事固嘗有所不得已而爲之而此不得已之心貴於始終長在不至梏亾其迹可考其誠可

信則可謂存之也吾友樊念庵家世積學通顯以忠孝名節相砥礪念庵嘗一得志於時出宰百里不逾時卽以思母移疾力請去官歸而益多讀書有志聖人之道其爲人退然執雌持下常若有所不得已以迹如是其可考以誠如是其可信則其所存可知矣今秋來訪奚子蘇嶺與余先後至江陰相見驩然其氣味之合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葢不第不以余爲有幾希之大患固結不可解望望然去之而且若重有取焉者何其奇也豈非論學於今日雖考亭之格物象山之主靜概不若存幾希之爲急念庵所見略與余同此其所以獨合歟念

庵既深於學其論著日富兼工有韻之言顧以謙不肯出及是且別然後出數十篇示余而屬爲一言余復何言哉夫此道也存與俱存者幾希而已歷來詞人之選若楚之屈平漢之子卿晉之淵明唐之子美宋之皐羽皆是物也舍是無人舍是無詩念庵知之矣念庵然吾言遂書以贈其行而亦口以序其詩

南觀集序

昔吾友汪亦嘗先生學聖人之詩其所著詩志深得刪訂之旨然不甚自作詩余一再叩之亦嘗曰夫三百篇皆非夫子之詩也而皆夫子之詩也豈但三百篇哉舉

屈宋以下錢劉以上莫非夫子之詩也學者貴識其意焉而已不然則時之作者其多至于汗牛然何嘗有一詩哉余聞其言而韙之已而獻賊破吾省亦嘗罵賊而死由是雖亦嘗之片言隻字畱人間者皆爲正風正雅矣今茀厥繼尊君而起余素聞其才名藉甚今夏過金陵示余以詩余讀未終卷不覺執茀厥之手而泣曰嗟乎美哉惜尊先君不及見也又吾亾兒世屢爲亦嘗先生子壻亦粗解聲律而不幸早夭今不獲從茀厥游是二者皆可悲也已余因詢茀厥里中誰與論詩者茀厥服膺王子雲近且與締兒女之盟矣夫子雲之先大夫

死節西南夷而子雲自癸未以後謝公車不上樓遯廬山悲歌當泣此其家世節烈既與茀厥相類而茀厥脩明名父之業唱和復得子雲今日江漢之風人豈得不推汪子哉

延令世說序

自古通都大邑必有鄉先生焉所謂沒而可祭於社者其道德節概足以師表天下而邑之人世世稱道不衰則流風遺俗不問而可知其近古也若延令之有茅大方先生是其人矣先生歿後距今三百年邑之士大夫以至於委巷之小民猶莫不引重吾邑有茅公大方爲

建文末年忠臣云此所謂民之秉彝善類因之興起而著書談道之士有以爲宗而知其所自也季子端木孝友負俊才博聞强識與其友周子龍友孜孜考古於史籍自左氏以下至於涑水紫陽莫不蒐輯有論著而尤以爲聞見之親切父老之稱述近在數百年之閒州里鄉黨有美而弗傳則後學奚賴也於是延令世說先成而余適至持以示余余爲卒讀終卷作而歎曰端木之爲是書其合於道矣乎雖然其可不明其所由來哉夫世說之名本宋劉義慶而不必拘拘倣義慶猶之義慶新語之名本漢陸賈而未嘗拘拘倣陸賈也今按其書

比之義慶有輕重損益去取焉原其以忠孝冠德行之首而以節烈殿上卷之終其大指盡是矣其他美者並列示有本者如是惡者屏去猶衞孔悝之鼎銘亦推廣忠孝之意而總攬體要則區區姿媚一非其所屑是皆與義慶異而別有所宗焉宗乎宗茅大方先生之道德節概也蓋延令風俗之古由知宗茅先生以治行而端木氏論著之善亦由知宗茅先生以立言也不然則王莽之美俗使者曾何益於世而魏收之穢書其足以存乎此是書之有關風教而不可以說部忽之也余敬爲之序以表暴其所由來與羣言異如此

敦宿堂集序

歐陽子稱文章之作必由於羇旅草野窮人之詞斯何謂哉說者以爲單寒崛起之士其用力也專其積思也精故勝也審如是則是有才如陳思亦將以其華貴而擯之矣不然也他不具論卽以文章最著如漢之馬班唐之韓柳歌詩最著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考其先世皆非布素則歐陽子之論誠何所見而云然耶吾原其意蓋有見於古之作者多出於大家世族之才子弟顧其好學深思又必嘗經挫折偃蹇或身世牴牾或仕宦蹉跌甚而至於飢寒困頓飄蓬泛梗其拂逆動忍一如

寒畯而後有以激發其聰明鍛鍊其才格其立言始足以傳焉然則歐陽子之論固不專爲單寒崛起之輩有羇旅草野窮人之素而正謂大家世族之才子弟求詩若文之工必其有羇旅草野窮人之遭也吾友李鏡月以宰相之孫少負異資出語驚其長老及冠而學成聲問四馳旣擧賢書矣以至孝中機辟竟由是破産四壁蕭然幾阻通籍之路而鏡月不悔也自是杜門卻掃攻苦食淡益殫力於詩古文詞皆一洗時氣優入古人之域余嘗寓書施愚山論之詳矣斯非大家世族而有羇旅草野窮人之遭然後立言可傳之一證與吾於是旣

樂爲之序而弁以伸吾說且信歐陽子之說也

杜詩分韻序

自有杜詩以來流傳天地間者不知幾千億計學者紬繹成書亦非一種有編年有分體有分類又有分體而又分類有專刻七言近體有專刻五言近體及排體獨分韻無有有之自黃子大宗始大宗少年儁才自其始爲詩卽知宗法少陵不墮旁門曲徑余固已服其天資識力之高而是書之輯益足以見其用心之到蓋杜詩諸美備臻而其落韻之妙尤不可以不深味夫其啞韻能使之響浮韻能使之沈庸韻能使之新險韻能使之

穩俗韻能使之雅粗韻能使之細板韻能使之活游移之韻能使之堅確昏暗之韻能使之明白泛溢之韻能使之有根據是固有絕異之稟有極博之學然後別有爐韛非他氏可幾者學者誠能由編年以觀其閱歷先後甘苦淺深以及世變升降關繫感切之全局由分體以觀其兼工獨到精微浩渺之極致由五七近體以觀其既醋且肆亦工亦淡然工非今人之工淡非今人之淡之緼詣而又必好學深思由黃子所輯是詩逐韻以盡其變得其推門落臼各得其所之原委則其於少陵也雖升堂入室可也是黃子之功也或曰不憂割裂乎

不知杜詩猶精金然有鉅鎰於此分寸而斷之其可貴未嘗少減也是在學者善觀之而已

南谿文略序

昔之試禮部舉第一人者天下稱曰會元三第一之中惟此稱爲前代所未有葢讀書之效儒術之榮至是而極雖首甲有所不如以文章之統在此不在彼也其極盛之軌自成化乙未至於萬曆辛丑中閒作者皆有確然不可降之格雖文筆各異而法則弗渝此其所以可貴與迨萬曆甲辰而中衰連七科不振人謂世無會元矣直至崇禎戊辰而始再盛袁然舉首者爲嘉善曹我

雪先生乃吾友顧菴內翰之先公也又三年辛未舉首爲梅村吳公復稱得士然先生實爲之倡論者以先生方鄧定宇蕭漢沖而以吳公方傅錦泉王文肅庶幾知言矣然先生既以闈牘藏稿爲天下宗匠而古文之名遂未免少爲所揜亦其勢然也葢越二十餘年而顧菴起以古文名一世當世翕然始知顧菴之古文葢得之於庭訓然後峩雪先生古文之學益顯於天下則是顧菴之文章乃其所以教孝孰有大於此者乎且夫經義中有第一人古文中亦有第一人如漢之馬班曁唐宋八君子皆是也第經義第一人列於科目而古文第一

人不列於科目此在識者意內衡量中得之耳以吾觀顧菴之文其材甚奇其味甚雋於八君子中其似柳河東乎夫柳固古文中在第一人之列者也而顧菴再得之何其盛哉乃其起衰之功則自戊辰會元始吾故津津追論不獨使人知顧菴文章原本不同於人抑亦神往其時也

季滄葦奏疏序

余讀唐史至馬周代常何草封事太宗奇之立召周使者數輩催促既至引見卽日拜監察御史賜之大第給奴婢金錢什物無一不備使長安索米無聊侘傺之人

一旦揚眉吐氣榮顯震耀於時輒歆羡嗟歎自古遇合之奇無出周之右者矣然獨恨未見周所代爲封事其言何等遂能傾動人主一至於此嘗爲之揣摩想像而不可得盍去周後千有餘年乃今讀季侍御滄葦前後居臺歷上奏疏二卷而恍然如見周之所爲焉何則夫人臣入告之言眞懇則有味明快則不厭無私則不疑而又發於卓然之識濟以老成之畫則斷斷然未有不竦動者侍御諸疏是也以余草野之人絕不聞當世之事受而卒讀心開目明惟恐其盡又惟恐有一字之遺而不盡留連屈服古今一情則求當日賓王之作所以

傾動英君不當於滄葦是編觀之乎小雅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此謂言者之難說在能言與不能言之外茲侍御能易人之所難後之君子察其用心無論他人卽亦豈馬周當日所及哉柳子厚論伊尹不夏商其心心乎民而已夫國託於民者也心乎民則國在其中此侍御之所以得也若心乎巳私心乎朋黨則置民於莫恤而國亦因之以覆此三十年前有言責者之所以失也噫吾於讀侍御奏疏之次有深感矣

杜子堅遺稿序

吾亾友杜子堅慧業夙成元心孤往靑蓮前世知爲金

粟如來拾遺後身錯是浩翁居士啼哭曾驚座客聲名
無假先生方將三四歲若尊人置諸膝上能誦琵琶行
邇來七八年凡同志訝其手殊爭看鴛鴦譜奚囊不倦
禿筆常披箸書固已等身成誦止須過目沈香爇小像
長如維摩詰默然無言片語洩元機閒似吾夫子莞爾
而笑孤筇瘦馬獨走空山淡飯粗衣長齋繡佛濁世猶
傳其文字坦衷不料於風波俠骨含香宛在蒹葭秋水
轉頭皆夢曾歌楊柳春風畏六丁六甲之下取其書卽
一字一珠而且授之梓於是蓮道人發篋僅存掇其吉
光片羽因而農文人開函大息如對潭影閒雲詩三十

首有柴桑笠澤之風曲一兩聲奪花庵玉林之席揚雄之賦嘗云不似人間來杜甫之歌亦謂祇應天上有少年第一老手無雙故誦其詩者以意逆志傷其遇合牢騷而傳其曲者聞弦賞音想見風流蘊藉道骨仙風杳矣白雲檀板依然至其現居士身不覺具大人相滅臨濟眼坐釋迦頭青州布雖重七斤白雲端不值一掌參窮因果落葉歸根悟徹虛空如藤倚樹卽三世佛不知去向吾兩人者足窺底蘊乎哉崇禎壬申五日杜濬題於雙寂寞庵

初刻文集自序

自刻文集非古也且眼見刻者紛紛如此矣而又忍爲之乎雖然有說焉夫見人爲之而亦爲之者庸人也見人爲之而必不爲者畸人也不以人爲而不爲不以人不爲而爲之者偶然獨往庸畸以外人也刻才及數篇杜子手之而笑或問翁何笑杜子曰昔范詹事自贊其後漢書爲天下奇作吾嘗笑之今吾意中之言彷彿詹事吾恐後之人又將笑吾也是以先自笑也頑山杜濬題

三山游詩自序

少讀謝康樂游山詩慕焉嘗東游爲詩跂之而勿逮也

後讀少陵岳陽樓秦州何氏園諸詩乃知其妙亦可變其音節於五言律故今春與友人王子蔣子游京口諸山遂純爲五言律嗚呼難哉居嘗論爲詩貴得其意意者近而遠反而正止而行者也極其至雖辯者不能以言言誠得其意即無往而非九天九淵不然苦吟仰屋梁無當也夫齊人華游者鞭其馬而東馳日行數百里自以爲必至矣而不知其去之乃轉遠也嗚呼難哉故夫鏗鏘之四六與刻畫之文章俱無當於詩此近日王李鍾譚所以兩失其意歟嗟乎自非解人雖與之飲啖未見其可而況可與之論詩可與之處山水之間哉噫

予不敢言

游攝山絕句小引

客金陵游棲霞次日事也遲至二十年晚矣賴天氣晴和游侶不雜生平遭際以此爲幸顧以悼念仲兒心創未復不耐營度作記又不耐深思作五言古詩惟七言絕句差可任意拈弄往返得如干首挂漏耿小不足以辱山靈蓋聊紀時地而已其游以戊戌十一月初六日往以初九日返何其速歟抑有說歟同游爲王子于一蔣子前民兄弟周子貞栖家兄方朔兒子世農其七人

茶村杜濬識

倦游草小引

兵革以來忍饑索處與向來知舊邈爲曠隔閒一相遘輒問新詩有幾應以無有殊易爲辭而欿然握手一笑之樂在今日亦絕可念也於是姑錄近年五言近體百餘首鐫爲小帙取其目多而幅不侈用爲杖藜見客呼兒覓紙之資非謂此體微易且差能也老客杜濬題于獨旦齋

別興詩自序

別興者何送蔣子前民也蔣子以十月廿日同丙王子蔣叔子杜子解維而上以廿三日至白門以十一月四

日自承恩蘭若移襆被書篋過杜子城北之寓齋齋在
雞鳴山尾之右所謂十廟西門者京城近日之極遼僻
處也風沙苦惡氣象昏昏居然龍荒窮朔無少異凡四
方有事來白門者例不至或爲杜子至者北走十餘里
雖嚴冬嘗流汗氣息喘不止入門坐未定必首尤杜子
何乃居於是徐徐視梁柱欹腐有落勢牆壁皆傾倚如
巨人欲磬折將俯及客頂者客色然恐其壓已也坐不
正足跕跕欲外曳又門外牛車彭彭馬啼䟢跋然日落
風生杜子急起導客曰君眞可以去矣送及門蹤影滅
他日逢人更傳語杜子奈何居於彼不知杜子力不能

遷且亦陰利客之不能至焉耳乃蔣子何爲者事在城南饑不及餐顧獨得得然肯來共杜子數晨夕反指城南爲遠僻地每一往過輒尤城南之人如向人之尤杜子歸則與杜子啞然而笑時復相與想見古人嚙雪吞氊庶幾彷彿此地況味且幸杜子無牛耳可盜往往以爲談柄壯我幽悰如是者不覺二十日蔣子一旦辭杜子去嗟乎彼數子者皆零星先去久矣蔣子爲我獨留我以慨於心也計此二十日內奔走與端居約略相半笑嬉與愁寂情事非一而杜子於其行也目送口吟趁筆直寫其閒或可以詩或可以無詩或盡於詩或不盡

於詩或似詩或不似詩莊嫚雜陳穨然自放自非張綠先生所云寒心者大略具是矣總得如干首命之曰別興少陵云乃不知興之所至而爲詩知言哉蔣子第藏之自非忘言味道度外之士彼徒以是爲詩而求一覩其工拙者蔣子謹謝之勿出也

文二

潛江甘鵬雲校